



13  
1787  
55





門 13  
號 1787  
卷 55



見者明帝甚愧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蜺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

吐下委頓方知非蜺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

幾為勸學死王敦初尚主如廁見黍箱盛乾棗本以寒鼻王謂

瑠璃盃盛深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謝虎子嘗上屋薰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

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比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

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

月中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

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





當以色為主裴今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

未昧此語席上腐談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撮鬚為一廟乃杜拾遺伍

子胥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

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蟹魚蝦鱸未可

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

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邪道隆

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

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金主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

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門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壘言羅紹威以魏博牙兵驕甚盡殺之遂為梁朱溫所制乃謂

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

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

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

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為瓦松殊不知昔耶乃

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弇州集陸子淵王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非夏也

夏上少一畫當作虔音讀余為比部郎漫以問今侯褒而不能

對謂侯家統緒忘之耳徧考廣韻玉篇洪武正韻皆不載此字

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寧有舍洪武正韻而巧為字



者子淵又言太宗朝鎮遠侯顧玉非也顧名成永豐劉子欽由  
省元至會元亦非也是歲會元揚相

閒中今古錄言天順間冢宰王公翽右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

監生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題目之差但告曰題

目甚難姚從容訪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久望易

此題目王曰汝且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諸生便可下

筆王笑而然之按此事累見之野史是寇莊愍深掌院而韓襄

毅雍為僉都時事非王與姚也又言正統戊辰廷試一日上

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為慶壽寺書詔探花陳鑑曾為

神樂觀道童也按考之諸野史是士人戲為標題耳非上果

先有是夢也蘇材小纂言 景帝聞鍾聲問左右曰非于謙乎左右對以

太上皇帝曰哥哥好好按此吾吳人黨徐元王之論也景帝與

于相信之深豈有疑至此若即有之何不疑石而疑于乎

近峯聞畧言戊午大魁無登台輔者至唐皋而止至謂劉儼終

札侍曾彥終太常卿皆非也劉僅為太常少卿曾侍講學士耳

唐之後丙戌龔用卿以祭酒罷戊戌茅璿至吏部左侍郎庚戌

唐汝楫止太常少卿至壬戌申公時行大拜客坐新聞弘治庚

販安吉往來阜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被處大族伍氏家

丁也蓋其家每歲蓄蠶多桑薄餉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

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魚躍

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阜林巡司異

其小船而用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驗其外見前倉有一人腿

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司考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

三人不勝煨煉訴其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不得

已而認之云殺人身死見埋在家隙地主司即命吏主人等押

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

屍身軀完全乃必一脚按此事夷堅志載之甚詳乃宋事也



史實錄言

武廟陞撫州知府劉介為太常少卿介瑾鄉人也

繼娶妻美豔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求肯從我始言之介

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若介默然

不敢對少頃昇夫至強輿歸矣李少卿伯華則為余言屠諭德

文陞嘗于史館見錄介事後使過其鄉介七十老夫留屠飲徐

問其家則結髮固無恙也余謂國史不應矯誣至此或介妻固

無此事或新妾而史誤以為未可知也鑑戒錄陳瑄太師任西

之女也令欲求彭牧以紅絹數寸作二十

八字詩遺妻私示其女為吾方便覓彭牧解學士年譜所載應制諸詩皆鄙俚之甚且所謂貴妃逝翰林

儒臣往舉哀 上以一白紙付公命讀祭文眾俯伏皆驚公遂

對紙讀曰巫山一片雲庾嶺一團雲洛陽一枝花瑤室一輪月

雲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宋小說載文公億事蓋弔遼中宮而

忘撰文臨岐口占以授之耳有宋書可據

箴規

世說嚴子陵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

義天下悅阿順諛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

態蜀志李平字正方孔明曰陳孝起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角

不可近吾以為鱗角者但不當犯之耳不意復有蘇張之事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

諮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

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

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礼不亦乖乎

陸玩拜司空有人詰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歲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擅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復酌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

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在理貴不  
溜暖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  
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任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唐書憲宗惡叔文之黨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



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由是得改連州

宋史孫沔上疏言呂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

賞譽

後漢書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范玄平以為憲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鬢

鬣風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將無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世說邊文禮才辨俊逸孔北海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海內先賢傳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事江夏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齋磨鏡具自隨每至所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還陳仲舉為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之但不服事以成其節徐穉亡海內群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



釋墓首號曰思賢亭

王允欲殺蔡邕太尉馬日彈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不從

汝南先賢傳許劭字子將處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嘆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劭幼時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鑰

邴原別傳原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因夜還鄉里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原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

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薄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

魚秦魏畧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

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高第天子西遷及詰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跪信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往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吳志諸葛瑾初薦張悌及晉伐吳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迎戰大敗靚欲遁去悌不肯靚曰柰何故自取死悌曰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日以身殉社稷復何道耶

虞預晉書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曰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



潔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

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

識所甄也鬻子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

世說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獨異志馬融勤學夢見一

食之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號繡囊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

之時嘆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審則陳仲舉之匹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劉太常兄弟語使人神思清

發昏不能寐自此以迄殆白日欲寢矣

裴令公曰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不脩敬而人自敬一日如

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睹戈戟見傳

蘭碩江濤 靡所不見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山公目

嵇康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羊公還洛部奕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部便自往既見歎

曰羊叔子何必減部太業復往羊許少息還又嘆曰羊叔子去

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

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夏有棟

梁之用

王戎云大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世目鄧士載為伏鸞陸士龍為隱鵠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顏彥先鳳鳴朝陽  
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君未睹不鳴不躍者耳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人之老成明時之儒又  
朱永長物理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  
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  
夜之逸光陸士衡陸士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  
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  
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  
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廣宅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

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登別傳曰登風

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  
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  
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  
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林下諸賢各有偶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

子簡踈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

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伶子

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周弼稱裴逸民若武庫五兵縱橫



謝幼輿曰友人王斜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  
犖有致度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

桓公曰精神淵著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諺曰楊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  
求之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劉道安即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  
亦見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春秋謂其裁中也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王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文康稱為荒  
年穀使長仁為豐年王

王長史問孫興公郭子玄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

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辨正論宋世諸王義慶最優矣  
輒不窮霞明日朗懸河無竭兩

飛

孫興公云庾太尉雅好所託常在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矍屈  
其迹而方寸淡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仲祖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道上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入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率真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曰庾赤玉省率除治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王長史嘆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又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王云史涉之為王沉沉者注猶談談俗言深也意言深深

許見許椽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峻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瀟灑謝曰身不瀟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謝參軍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



客至使人不衣自暖

何點嘗自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

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時人目望蔡肅如寒風振林  
目康樂慄慄如霜臺籠日

劉孝標目劉訐超然越俗如半天末霞劉歆矯矯出塵如雲中

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

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劉長史幼聰敏善屬文王中書融深賞異之常嘆曰天下文章

無我當歸阿士

南史張緒字思曼少知名深簡寡欲叔父鏡比之樂廣從叔敷

云是我輩人袁粲言於宋明帝曰張緒有正始遺風三儉嘗云

緒過江來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

不永明三年轉太子詹事每朝見武帝自送之謂王儉曰緒以

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

在宗廟終日與居莫能測焉

會稽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嘗云廣

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嘆云

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

柳惲字文暢立性真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與陳郡謝滂隣居

深見友愛滂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梁文帝謂周捨曰吾聞君

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李德林少以才學見知為齊中書侍郎於賓館受書陳使江總



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北史袁叔德侯李僧伽先戡僕

對軒

唐書李藩為杜兼幕僚每過之兼遂誣藩搖動軍情械藩詣長安德宗望見其儀度安雅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

宋書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舉試官梅聖俞得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公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人曾子固

所為乃真第二選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公曰老夫當避此出一頭地

品藻

世說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

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續博物志漢帝問陳蕃徐

表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擇傑然薄寒故宜為先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轍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慈明孰賢許曰二荀皆王也慈明外朗

叔慈內潤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

其弘量

群王王茂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王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



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衛洗馬天韵標令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

卜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學義不及孔巖居然自勝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易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棺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畧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轍破的勝我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公曰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疊疊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  
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  
狐狸獠貉噉盡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  
故自上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  
當是其妙處不傳

齊太祖竒愛張思光時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  
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

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  
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  
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  
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晉書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  
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  
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  
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魏書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符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



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盧玄字子真大武辟召天下儒雋以玄為首崔浩每與言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

之情更深舊唐書高祖鎮太原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

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

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

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

南部新書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

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

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為六籍

奴婢宋世嘗目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識鑒

韓非子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瑒南望

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

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

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不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

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史記秦昭王使謂者

王稽于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穰侯車騎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

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說苑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三年必亡

後二年而亡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亡孔子曰祭之為言索



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三國志**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樊伯誘諸夷叛潘濬請以五千兵擒伯孫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伯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往果討平之

**世說**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園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園子許買物隨價讐值文生訛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王叔優與弟季道少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益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蘭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

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闕籥貴

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資者

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吳志孫登

為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

機則顧譚疑辨宏達則謝景究學殷微則范慎羊衡私駁之曰

元遜才而踈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

浮孝敬深而陋其後皆敗如衛言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

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

快事加有理濤甚竒之既還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子不當如王

夷甫耶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觴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

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

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

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

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

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

及睹衰危必與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

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

來深以為恨吳感天定錄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視慕句云

而得隆答以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維翰登第以

至入相其尤在場屋頗年敗衄皆翰所挫也因削髮其句實感

前事而露意焉從

誨識益多此類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遠告其母母有識  
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  
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  
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捕博不必得  
則不為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  
矣十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  
吾昔嘗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  
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  
愛憎匿善

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作彼一  
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  
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之  
言

北齊書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  
踈晞曰我少丰以來閱要人多矣克緇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  
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  
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語林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對郡山頂有開元寺黃昏  
僧眾禮佛其聲喧達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答逐召將吏謂之  
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以是厭



之其後士人皆髡執兵號大髡據此寺為寨凌脅州將果叶其

言談苑神宗一日夜後苑見牧豎他者問何用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神宗詔不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洗

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遠畧

賢奕編胡東洲公為督學有士某干紀不馴懲以夏楚而明年

以狀元及第官翰林東洲述職抵京赴其筵此公故以古哥密

盤行酒曰此器世所寶特人不易識耳東洲曰予亦識之即華

美終是脆薄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此公有愧色

藏書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止

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有二十分見識便能發得十分膽蓋

見識既大雖止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見識

而後成者也空有其才而無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

無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

論佞

王莽傳張竦為劉嘉作奏曰今天下聞劉崇之反也咸欲搯衣

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胷刃其軀切其肌後至

者欲撥其門仆其墻夷其屋焚其器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

德之所在也潘安仁賦搜佞哀以為郎王莽率群臣到南郊撫心大哭諸生哭甚悲哀皆除為郎

北史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

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

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唐書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

懷一餞上表告之太后對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何從得肉德



叩頭曰朕禁屠宰吉凶不與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之

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

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矣意常疑

汝而未明也今及果然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闔朝隱詣少室山時為給

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

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

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武后時明堂灾姚壽云成周宣榭火卜世盛隆漢武建章

灾盛德彌永其詔而曲如此

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

日憂見顏色間請示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

瘳今味苦即當愈矣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韻府李世哲傾巧事人號

李

談賓錄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集

馬病艸穎元楷以指露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為御史所劾

僉載張說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

數後毛仲巡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勅忽降授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

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

聞之不勝其笑成敬奇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感疾敬奇造宅省馬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

一持出持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敬奇既出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後不復



馮投

唐新語膏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權  
心常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為妻封莒國夫人俗  
為妳母之輩曰阿奢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  
曰翊聖皇后阿奢時人鄙之呼為奢懷貞欣然甚得常庶人敗  
遂斬其妻持首以獻自投水死

金華子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見鼠穴亦佞嘗到  
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虎  
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誣之馮遽曰  
是必掠食便過

續世說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  
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  
息之佑呼為滑八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  
禮謂之五父

蘇循莊宗將即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替  
成者循自河東來入衛城見府解即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即呼  
萬歲舞抃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  
大悅承業深惡之

五代史補鍾傳起於商販尤重學士諸葛浩因撰其行事赫赫  
者十條形於啓事以投之謂之十德啓凡五千字傳驚嘆每一  
字以一千錢酬之凡五千緡



宋史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  
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

賈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其萬拜覆時人  
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

寧宗時武學生華岳上疏極數胄  
之惡有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  
以售妹入府蘇師旦  
以獻妻入閣等語

通紀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貌美無鬚媚事太監王振善伺候

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無鬚祐對曰老爹無鬚

兒子豈敢有鬚項文耀為吏部右侍郎文耀媚附于謙每朝待

漏時必附謙耳密語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耀為于謙

妾愚謂于謙妾與王振兒正一切對也

排調

晏子春秋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

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

齊無人耶對曰齊人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謂無人齊使

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及嬰坐左右

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

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

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

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漢書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頓給騶侏儒曰

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上過侏儒皆

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召問朔



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索長安米

東方朔名過實者以其該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  
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  
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  
滑稽之雄乎滑稽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  
非能亂同異也姚察云滑稽如字稽言計也以言諧

語滑利其  
智計疾出

武帝對群臣云相書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  
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謝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  
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

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後漢書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  
袁熙妻甄氏孔融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  
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羊可

并案也唐玄宗登苑北樓望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何人黃幡  
綽曰是年滿令史曰何以知曰更一轉入流自蜀還

京以駝馬帶珍玩自隨聞所帶鈴聲玄宗  
曰頗似人言語綽對曰似言三郎即當

世說張君嗣在益州為雍閬縛送孫權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  
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  
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  
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買臣之妻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十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顯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喫無官商或阨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譎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申壑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辭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奴曷躍深池拒問奴曷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奴曷桓公自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幕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頤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鳴



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啓顏錄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齋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王大慙

侯白捷辯楊素與相善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為霸山東亦言擊將去為撻刀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為得兩曰有人從某借子者乃曰撻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曰日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伏其辯捷後梁宗如周而狹長蕭答戲之曰卿

信法華經耳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

死齊史徐之才嘲王晰曰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為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

國史譜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且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尚書故實會昌毀寺遣使錄金佛有蘇監察者袖數佛歸時號蘇捏佛温庭筠曰可對密

僧陀

于頔聞帝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慕容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為襄帥暴虐人呼為襄樣節度



肥會者袒露膏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膚栗頭又見

駱駝數頭膏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

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老學菴紹興未謝景思守括蒼司馬李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與謝書公

作守司馬九作倅想

郎事皆如律令也

新語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

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

甚問之盛道其故石曰相公問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

曰奴乃以我為牛堯山堂楊循吉南峯毛栗庵程來謂適浴不獲見後答拜栗庵以浴報稱楊應刺曰君來

見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俗以此日洗犬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

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劉放見王觀云汝何故見賣曰賣汝直甚分文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

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多水

耳介甫傾耳沉思貢父厲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

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為故舊介甫嘗戲拆貢父名曰劉放不直

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宥無心真是姑

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宁介甫大慙而心啣之

墨莊漫錄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來于子由求

差遣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內翰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甚

貧無以為生乃謀發塚見一人裸而坐曰汝不聞漢世楊王孫



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塚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二塚相連乃穿其在左者見一人曰我伯夷也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云不若更穿西壙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東坡志林桃符仰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

而應曰汝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爭辨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

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陳亞性好滑稽幕中有上官弼滿去陳問何以教我曰郎

中才行無玷但調譁過差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

艾子集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怵之宜可戒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菹腸致噦中持以

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

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而况四臟乎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

有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龍也故懼誅而哭汝

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

事也堯山堂元順帝號庚申君時上下以墨為政有輕薄子詩解賊一錢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

人與賊不爭多

蘇黃滑稽帖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沛河為水神扶出曰公

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隨登第士有久不第

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

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蘇曰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  
 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丸治風壯元此所謂  
 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得  
 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  
 喻曰夜寒蓋囊薦豈非着飯者耶黃白治衄血燒錦與茜繒治  
 陰陽燒禪乃喫衣也余在此都大雪中見妄通卒數十皆藏麥  
 稍裹出其面乃着飯也孫子荆丰少時欲隱語武子曰當枕石  
 以漱石欲礪其齒

青箱雜記陳亞少卿與蔡君謨會酒金山寺君謨屏間陳亞有  
 心終是惡即索筆對云蔡襄無口豈成衰聞者絕倒又自為亞  
 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

生稜角雖是排調然有深意焉亞嘗為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  
 軒窓半夏良不失詩家之體其  
 又孔毅父有藥名詩云鄙性嘗山野尤草舍中鈎簾陰卷栢  
 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  
 矣已逼白頭翁古尾松杉冷早天麻麥

涑水記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曰  
 縣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  
 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焉敢望園內獅子乎百家詩石曼卿善  
 曾出御者失

后山詩話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  
 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  
 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  
 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



具道管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管六十為杖

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君取為偶對曰九

百不死六十猶癡可談青州王大為詩極鄙俚每投獻當路

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玷

文酒詩話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盧曰某聞

所有乃賈蝗虫賈曰亦聞不傷稼但蘆多損耳歸田錄章節公

中玄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

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

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

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

稽山新茗綠如烟松挈都監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

醉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於蔣山

嘯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扶衰南陌望長揪燈火

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

之語頗著于世傳燈錄老宿有語生疎處常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贖攀龍只是孽雖然三個

耳其柰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魯宗道以

陽公盤辟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窠地應

避暑錄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

認顏標作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蜀人多稱之崇寧末成都人

詹某為諫官上章擊安國其畧曰謹按某官人才闕冗臨事冬

烘盖以其蜀人聞者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



吾不辭謹逐但冬烘為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為冬烘公

陳騷雜志方言侔莫強也凡相勞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

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為口實

夢焦詩話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務為穿鑿如漆洵贈之以芍

藥必求其士贈女女贈士劉貢父善滑稽嘗曰芍藥能行血破

胎氣此蓋贈女也若視爾如莢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

云椒性温明目暖水臟故耳

客坐新聞洪武間有一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

甲士與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 皇牆上 朝廷見之勅教

坊司參究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一冠有官無法道士頂十

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皆過不得後法網稍寬亦滑稽而諫

者過庭錄相士黃生見魯直懸數字為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

日黃生相于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

士夫莫解其意光祖見魯直問之曰一時戲謔某見相國寺中

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

仍乃藝耳蓋識其術之難信也

堯山堂楊一清為冢宰日有設為選官求改者求禱於仲尼既

至廟乃先詣從配諸賢首至閔子曰何必改問顏淵曰回也不

改問宰予予曰於予改問其自則曰鑽燧改以揚號遂庵

貧齋

列子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



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  
 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  
 待終當何憂乎說類若問貧窮字義首御有言矣仁義之於人  
 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必  
 有之者貧至無有者  
 窮貧猶勝於窮也

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  
 牖二室揭以為塞上漏行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  
 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  
 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魯子居衛二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  
 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  
 義矣將焉子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吾  
 日遇之亦足以試矣故思玄云執雕虎而試象子貼焦原而跟  
 止昔國有石蕉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險昔國莫敢近也有  
 以勇見昔子者却行齊踵此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為焦原也  
 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  
 且齊踵此所以服時也  
 漢書兒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決錄平陵士孫奮賞至一億七十萬性儉  
 吝從子端辟梁冀掾奮送絹五疋食以乾  
 魚嘗直客舍顧鐵值甚少主曰  
 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方言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或謂之樓裂或謂之藍縷  
 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官環堵之室藁門圭  
 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云云



類延年庭誥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世說襄陽羅友人有得郡者桓温為席起別友至允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

大見椰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迴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唐盧嬰人與之交必遭橫禍元伯召與飲未終而節

度陳少將已縛伯和去矣又有劉甲者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于王建與談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鴛鴦乃夏侯孜相國未偶每入朝士之門多有齟齬人號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南史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

金堂石其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

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古人謂空盡無物曰

赤如赤地千里南史劇談錄郭鄴羅櫟陽尉窮居京輦躬蠶間常有二物状如猿猱

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礙枳棘病于寒餒者數年百計莫

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渾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鄴究問果然

撫言鄭元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笑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鄭為輟半鋪地又曰代取一杓水更煎一椀茶鄭欣然取水煎

茶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既取杓水更煎碗茶當時不識貴人允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杜詩本賣文為活翻令室罄懸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後子弟多

歷顯要僉載常莊頗讀書歎米而炊枵薪而爨炙少一鬻而覺

訖擊其席而歸其憶念也鳴咽不自勝惟慳吝不改

宋史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前夫人

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

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

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帟二十餘年時有破

壞益命補緝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

魏野贈詩有官居思野無地起樓臺

杜正獻公衍食于家唯一麵一飯或美其儉曰某本一措大名

位壽福冠冕服用皆是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將何以

自奉齊書崔祖思啓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劉備取帳鉤銅

死宋武張妃碧綃蚊情三齊苜蓿五盞盤堯花米飯殷仲文

勸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

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為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

晝所為之事若相稱則融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

能安枕

書言丁晉公為饒倅同年白稹為判官稹一日以片紙假緡五

環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耶懼我撓之耳

簡尾書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百青蚨兩家

闕赤洪厓打白洪厓行當猶言心行洪厓錢監名

志林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

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



無儲粟乃知俗傳可信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止於瓶中見粟也

古今詩話唐制三班奉職月俸七百驛券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題驛舍曰三班奉職事堪悲卑賤孤寒實可知七百料錢泊誰使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議增俸

吳志吳沈峻字叔山性儉吝張溫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出謂日向擇一端布送鄉而絕無麤者溫佳其無隱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米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晉書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資戎性至儉不能

自奉養財不出外戶下人謂為膏肓之疾女適裴頡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車衣訖而更責取

和嶠字長輿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思玄賦或輦賄而違車兮孕在產而為對周

靈鬼志太元十二年外國道人有幻術既至國中有一家巨富而性慳吝語擔人曰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其馬在五升罌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日其父母老在堂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開粧器忽見父母唾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寺請



之其人云當更作千餘人食給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

南史王琨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夏侯亶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玆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北夢瑣言歸登尚書性甚吝嗔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

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巨龜也續世說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巨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繚

鑰匙于衣下如環珮聲部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死五代裴司徒瑒廉問江西凡什器圖幃皆新其制閨屋貯之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

南唐近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以鋤理小圃

成畦以真珠之余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既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富奢

楚語鬬且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說文奢張也及儉曰奢從大者言誇

大於人也



左傳齊慶封奔吳吳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齊慶氏亡分其邑予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

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

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

謂幅也平原君謂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

亡至

說苑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

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拾遺記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

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

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

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

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有錢郭氏室夜月

書星富無疋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

穴

糜竺字子仲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竺用陶朱計術日

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

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時



三國交鋒軍中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  
錦繡瓊屑積如丘壘駿馬萬匹

南齊書齊時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  
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蕭穎胄伎取此龍以充軍實  
食載鄒駱駝長安人先貧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  
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浣其餅駝苦之乃將鑿削去十餘磚下  
有窰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  
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閑道德合只為  
錢相知南史宋阮佃大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瓶  
魏冠絕當時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  
法效馬朱梁朱瑾有所乘馬多以錦帳貯之  
夏以羅幃護之石晉吐谷白承福飼馬用銀槽

南部新書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

疋係陛下南山一樹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舍元殿望南山

見一白龍橫亘一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

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則臣等

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

見耳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寶以金銀疊為屋置  
禮賢堂以沉檀為軒

隋唐嘉話李愷豐于產業伊州膏腴水陸上田自都至關口田

疇彌望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

北夢瑣言相國常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

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中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

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庄積穀尚有七千



堆固無所貪矣帝曰此所謂之足穀翁也

盧從願有田數百頃明皇目為多田翁

玉泉子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見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有錢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又詔脩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撞新鍾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捨一千貫錢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

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科增郡縣允夫錢海州懷仁縣有楊秀才妻劉氏獨有子居而家饒于財乃以十萬緡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輦運庫藏為空翌日視之庫中之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非神

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密令往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劉氏請歸錢于麻麻以為天授辭焉劉氏乃悉散施之其後家益富云

西京雜記韓媽好彈常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媽出彈輒隨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競拾取焉

吳志耳寧好遊俠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則割棄以示奢也

世說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蒔菹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



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惟預作熟末客

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蒨菹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後問馭人牛

所以馭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軍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轆

則馭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

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襪以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

酬平生不足也劇談錄乾符中東洛有貴家子弟錦衣玉食常沾果食而已次日問其故曰凡以炭炊饌先燒令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烟氣李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

王濟字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

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堯山堂曹翰性貪侈下江林寺羅漢每船載十許尊上獻之時謂押頓羅漢

南日盡取其金帛乃取陳

筆談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

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為丁晉公築第

後晉公籍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時一造上方器

一為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享其用哉

茗溪漁隱温飛卿晚春曲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烟草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金鷄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

花開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

青箱雜記晏元獻公覽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

花名玉篆牌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謂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

及金玉繡錦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

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象否



庖言以貴而富其最著者秦魏冉呂不韋楚黃歇漢霍光張安世張禹王鳳等五侯董賢梁冀董卓曹騰等魏曹洪晉石崇王愷王濟徐湛之阮佃夫梁蕭宏朱异羊侃北魏元禧元雍元琛元融李崇隋楊素唐裴寂李林甫楊國忠郭子儀常宙裴冕元載李德裕王涯楊收吳越孫承佑蜀李昊宋蔡京梁師成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史彌遠韓侂胄賈似道元燕帖木兒伯顏朱清張瑄其無譏者僅郭汾陽韓蘄王耳  
能自致富者陶朱公白圭猗頓巴寡婦臨邛卓王孫程鄭宣曲任氏茂陵袁廣漢平陵士孫德東海糜竺平邑王氏洛陽劉寶長安王元寶王酒胡鄒鳳熾即鄒駱駝及勝國倪瓚顧瑛沈萬三皆著在史傳甚詳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折國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糜竺萬人  
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梁冀大起第舍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責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車輦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



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石崇婢美  
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  
四方玉付工爲倒龍之珮紫金爲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  
有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  
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沈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  
即賜珍珠百篋初最幸翔風後翔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禧  
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  
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歷直千萬羊侃在  
衡州於兩艘符起三間通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  
列女樂垂潮解纜觀者填溢嘗宴北使陽裴賓客三百餘人食  
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

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玩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  
蹙栢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縷金花壽福兩重爲脚高陽  
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  
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栢堂如徽音  
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爲繩伎女三百畫皆殊色求西域千  
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常會  
諸王陳諸寶器金甌銀甕百餘口甌擊盤盒稱是餘器有水晶  
鉢瑪瑙琉璃盃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妙中土所無又陳女樂  
及諸名馬復引諸王至行府庫錦罽珠璣水羅霧縠充牣其內  
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國忠諸姨第五家  
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垂華清宮







